

山

歌

山

山

明清民歌時調叢書

山

歌

〔明〕馮夢龍編

『明清民歌時調叢書』出版說明

古代民歌是我國寶貴的文學遺產的重要部分。它們以新鮮潑辣的藝術風格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，經常地給我國古典詩歌以新的營養而推動它們發展和進步。

在古典詩詞戲曲已經定型的明清時代，民歌時調却隨着人民的喜愛而獲得了新的發展。雖然由於它們過去始終處於被壓抑的地位，得不到有利的流傳和保存的條件而大部散失，但從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少數結集看來，它們的形式是多樣的，語言是生動的，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民感情也是極其大膽深刻的，這些，都能光芒四射地顯現了當時人民的無窮智慧，很值得我們珍重和借鑑。

自從新民歌運動像春花一樣開遍了祖國大地以後，大家對古代民歌也愈加重視，研究探討的工作正在大力開展，因此對於許多不易得到的原始資料，就有着迫切的需要。我們這一套叢書，就是爲了供應

文學研究工作者的參考探索之用的。

這裏所收作品，據我們看來，有好些是經過了文人的竄改，其中還有些是他們的擬作；即使是屬於人民的某些作品，也難免不受到當時統治思想的影響，因而在這些書裏精華和糟粕雜陳的情況不能說不嚴重；但因為它們究竟還或多或少地保存了民間文學的風格，所以我們在这次整理時，一律保留原來面目，不加刪節，讓讀者自己去分析、研究。同時，我們決定用控制流傳範圍的辦法，以免發生某些不良的影響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六一年九月

序

吳中『山歌』北宋人著述已有記載。釋文瑩『湘山野錄』卷中的一條說：

開平元年，梁太祖卽位，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……（鏐）拜受之，改其鄉臨安縣爲臨安衣錦軍。是年，省塋壟，延故老……爲牛酒，大陳鄉飲……鏐起執爵於席，自唱還鄉歌以娛賓……時父老雖聞歌進酒，都不之曉。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，再酌酒高揭吳喉唱『山歌』以見意。詞曰：

你輩見儂底歡喜？（原註：吳人謂儂爲我）別是一般滋味子，（原註：呼味爲寐）永在我儂心子裏。

歌闕，合聲廣贊，叫笑振席，歡感閭里。今山民間有能歌者。

這是五代初（公元九〇七年）間事。南宋人袁宏『楓窗小牘』也敘及此事，其後並說：『至今狂童游女，借爲奔期問答之歌。』錢鏐所歌雖

與傳世『山歌』格調略異，但聲情大體相同，可算是吳中『山歌』最初的記載。

宋人話本『京本通俗小說』卷十六『馮玉梅團圓』裏曾引吳歌：『月子彎彎照幾州，幾家歡樂幾家愁，幾家夫婦同羅帳，幾家飄零在它州。』並說：『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間，（一一二七——一二三〇）述民間離亂之苦。』這歌嘗見於明葉盛『水東日記』卷五、田汝成『西湖遊覽志餘』卷二十五等書引錄，（亦見清金埴『不下帶編·雜綴兼詩話』卷五、梁紹壬『兩般秋雨盦隨筆』卷四等書引）並爲這部『山歌』專集卷五『雜歌四句』所採錄，且至今傳唱。（均稍有異文）約是現存最早的吳中『山歌』了。

明代吳中『山歌』傳唱風氣的興盛，從明人論著評述當代民間歌曲的文獻資料中，可略爲瞭解。當時不少詩人、作家認爲當代文人詩歌創作已趨衰頹，而接觸到民間歌曲時，又爲它們清新、活潑的詩意內容和人民羣衆充沛旺盛的創作才能所感動，於是在兩相對比、分析下，

就提出了一些進步見解。例如賀貽孫『詩筏』卷一、王驥德『曲律』卷三『雜論上』和凌濛初『南音二籟』卷首『譚曲雜劄』等，都認為『山歌』『爲近日真詩一線所存』、『修大雅者反不能作』，並且比時行曲寫得妙。卓珂月甚至稱這些『吳歌』爲『我明一絕』，堪與唐詩、宋詞、元曲媲美。可見爲吳語區廣大人民羣衆所愛好的吳中『山歌』，在明代民間歌曲裏也和『掛枝兒』一樣是具有代表性的了。明人『傳奇』中往往採用『山歌』作爲插曲，（錢南揚、趙景深、葉德均諸先生曾輯錄）民俗雜著（如『遊覽萃編』）間或選錄作爲附載，固然緣於實際需要，事非偶然，亦可作爲具有代表性的有力佐證。

明代吳中『山歌』的風靡流布，還可從明代小說中的描述窺見一斑。例如在西湖漁隱主人編『歡喜冤家』第九回『乖二官偏落美人局』裏，就有這樣的敘寫：

二官笑嘻嘻的拿着，走進店來，放在櫃上，恰是一本劉二姐偷情的『山歌』。

就因爲『山歌』已是人民羣衆喜聞樂見的自己的藝術創作，所以才
有民間『山歌』唱本的傳播流行。

明人輯集吳中『山歌』最先爲人知見的書，是『適情十種』（別
本總題『破愁一夕話』）所收浮白主人選『山歌』六十首，和『雅俗
同觀』卷六所收醉月子選輯『新鋟千家詩吳歌』六十一首。而浮白
主人選『山歌』還有『浮白山（主）人七種』本。（見鄭振鐸先生『跋
山歌』和『中國俗文學史』下冊頁二六二）『適情十種』扉頁題：
『明馮夢龍原輯，明卞文玉重輯』。可知浮白主人選『山歌』是以馮
夢龍輯集的『山歌』專集爲底本的。遺憾的是馮氏原書早時尚未獲
見。一九三四年春，上海傳經堂主人去徽州訪書，發現了明寫刻本的題
作『墨憨齋主人述』的『童癡二弄·山歌』，也正是馮夢龍輯集
『山歌』專集的原書。次年傳經堂主人遂請顧頡剛先生校點後把它
排印了出來；隨後，上海中央書店又印出了包括再據傳經堂排印本增
補過『山歌』的『黃山謎』（收『山歌』、『黃鶯兒』、『謎語』、『掛

枝兒』及『夾竹桃』五種）於是使這部沉埋約三百年由馮夢龍蒐集、整理而成的『蘇州歌謠的大總集』重顯於世。這在當時對研究明代民間文學、通俗文學以及中國文學史的工作，是曾給予了一定方便。但是，現在傳經堂排印本『山歌』流通已少，並且排印上稍有脫誤。『黃山謠』本雖是易見，因係依浮白主人選本刪去十八首後，又據傳經堂排印本補入二百五十四首的節本，排校粗疎，訛奪尤多，已經不是馮夢龍輯集的『山歌』專集原貌。爲此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根據明寫刻原刊本重新校點排印，以供學術研究的需要；無疑這是及時而有意義的。

這次整理是以鄭振鐸先生舊藏明啓禎間寫刻本爲底本，（現藏北京圖書館）並用所能找到的別本，兩種清舊鈔本和明『適情十種』的選本等對讀了一下。舊鈔本實係從明刊本轉錄的，而『適情十種』的選本又係選自原刊，所以文字上歧異不大。別本既是晚出，只能供作必要時的參考。重新校點排印，必須保持原書的本來面貌，因此，除去原

底本明顯錯誤，例如：『模擬』（目錄）『被蓆』（目錄）『耍』（卷一『賸』）『班』（卷一『作難』）『身』（卷一『瞞娘·又』）『姿』（卷二『撒青』）『多少』（卷六『茶注』）『奴奴』（卷七『約』）『廬』（卷八『丟磚頭』）『擲』（卷八『湯婆子竹夫人相罵』）『臉兒』（卷八『睚弗着』）『湖州』（卷九『陳媽媽』）『姨姨』（卷九『鞋子』）『賣』（卷九『鑊子』）『披風』（卷九『燒香娘娘』）『苦惱』（卷九『破帽歌』）等，原底本分別誤為『摸擬』、『被蓆』、『耍』、『班』、『升』、『恣』、『多小』、『阿阿』、『盧』、『懶』、『他兒』、『湖洲』、『噢噢』、『買』、『被風』、『苦惱』校改外，對其餘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即不校改。還有好些方言俗語，與後來的寫法不同，也不校改，例如：『耍』應為『哈』、『快』應為『倏』、『蠅』應為『淘』，大部分的『捉』義為『把』、『豁浴』應為『恣浴』、『蝦』應為『蝦』、『鱸魚』應為『團魚』、『困』應為『睏』、『喇噠』或『喇撻』應為『邀遏』等。至於傳經堂排印本的脫文、錯字就都改正了。

『童癡二弄·山歌』是馮夢龍繼續『童癡一弄·掛枝兒』輯集的第二部民間歌曲集。他在萬曆末年完成『掛枝兒』的蒐集整理工作後，（容肇祖『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續考』定爲萬曆三十七年（一六〇九）差不多就在那時，已開始注意了『山歌』、『童癡一弄·掛枝兒』卷四『別部』第一首『送別』第四的評註中，就曾經引過一首吳語『山歌』。這『山歌』現即收於『童癡二弄·山歌』卷二『私情四句』裏題作『採花』。而在這部『山歌』專集卷五『雜歌四句』第四首『鄉下人』（頁二六）的評註裏，又記載着一則唱『山歌』的軼事，中有句云：『猶記丙申年間，一鄉人掉小船放歌而回。』丙申是萬曆二十四年（一五九六），他蒐集『山歌』約就是在這不久以後的事，所以說『猶記』得前此聽到的故事。據此可見，『童癡一弄·掛枝兒』、『刊布成帙，舉世傳頌』後，雖爲當時人們攻訐，但是他並沒有怯怯喬喬的對着這一大宗民間文學遺產望之却步，反而是以更大的勇氣，熱忱繼續蒐集着『山歌』，輯集成『童癡二弄·山歌』。這種

精神、魄力，在明代較進步的詩人、作家當中却是僅見的。

馮夢龍之所以能這樣熱心於自己的工作，並不是由於『馮生』掛枝兒『博得一時之譽』了，遂『使他再有勇氣去搜編』二弄·山歌，』而是有其進步的文藝觀點作爲指導的。在『童癡一弄·掛枝兒』裏，他曾把自己的文學觀分別用評註方式加以表述，不過那止是吉光片羽，顯示了要點，不足以完全表明自己的主張。但在『童癡二弄·山歌』裏，即根據『童癡一弄·掛枝兒』刊布後的新情況的需要，除於歌詞後仍附以必須說明的評註外，更寫成了『敘山歌』，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文藝觀。

馮夢龍曾根據蒐集、整理、研究民間文學、通俗文學的感受，歸結當代民間歌曲的優點在於：抒寫的『是真境』，所以它們『自有真趣』，是『天地間自然之文』。因此在『敘山歌』裏，首先認爲『山歌』是『民間性情之響』，『但有假詩文，無假『山歌』』。又從創作態度和動機方面進行分析說：『以『山歌』不與詩文爭名，故不屑假。』這正

是針對着當時文人詩歌創作當中的缺點來論證，是具有現實意義和進步作用的。同時更繼承了古來認爲『詩言志』的看法，給予『山歌』應有的評價，肯定它們是繼承着『詩經·國風』的傳統，『以是爲情真而不可廢也。』因而對『山歌』於『詩壇不列，薦紳學士不道，而歌之權愈輕』的不被重視的情況鳴不平。他肯定了『山歌』的文學價值，把當時文壇一般封建文人輕蔑的民間文學提到文學史上重要的地位。其次，應該特別指出，馮夢龍不僅在『苟其不屑假，而吾藉以存真』的認識下，比較忠實的進行了『山歌』的蒐集、整理，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輯集工作具有嚴肅的目的性。他說：

若夫借男女之真情，發名教之偽藥，其功於『掛枝兒』等，故錄『掛枝詞』而次及『山歌』。

他認識到民間情歌的反封建禮教的意義和作用，明白宣布要用『掛枝兒』、『山歌』來表現真摯的愛情，與虛偽的封建禮教抗爭。這種戰鬥精神的表現，在明代較進步的詩人、作家當中確乎是無人能與之相

山歌
五
比的。可見『敘山歌』在研究馮夢龍思想以及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上，是篇具有一定重要意義的文獻資料。

『童癡二弄·山歌』的編輯體例與『童癡一弄·掛枝兒』基本相同，是按照着作品的內容與體裁的不同分類輯集的。全書十卷：卷一至卷九爲『山歌』，卷十爲『桐城時興歌』。其卷別及所收作品情況是：

卷一『私情四句』 五十八首。加上評註附錄七首，實存六十五首。

卷二『私情四句』 五十五首。其中『花蝴蝶』應作二首計算，加上評註附錄九首，實存六十五首。

卷三『私情四句』 三十二首。加上評註附錄三首，實存三十五首。

卷四『私情四句』 三十六首。其中『阿姨』應作四首計算，加上評註附錄三首，實存四十首。

卷五『雜歌四句』 三十三首。加上評註附錄三首，實存三十六首。

卷六『詠物四句』 六十五首。加上評註附錄六首，實存七十一首。

卷七『私情雜體』 二十一首。加上評註附錄一首，實存二十二首。

卷八『私情長歌』 十三首。加上評註附錄一首，實存十四首。

卷九『雜詠長歌』 八首。

卷十『桐城時興歌』 二十四首。

總計實存歌詞三百八十首。如果把評註中說明有異文的別作三首計算在內，共爲三百八十三首。其中『山歌』三百五十九首，『桐城時興歌』二十四首。據現存明代民間歌曲看，『童癡二弄·山歌』應是保存吳中『山歌』數量最多的一種專集，即『桐城歌』部分，所收也僅次於明崇禎時鈔本『明代雜曲集』（擬題，原鈔本無書名、序、跋及編

者署名；卷七收『桐城歌』二十五首）所以說在明代民間歌曲集中，實是一部重要性不亞於『童癡一弄·掛枝兒』的總集。

在校錄『山歌』歌詞末，馮夢龍同輯集『掛枝兒』一樣，多附了評註予以評價。除去註明因流傳而產生的異文，註明出處，作者或指明經過文人潤色的事實，並且依據吳中『山歌』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的特點，對於語言文字、習俗風尚也作了一些註釋。（或用眉批）因而『童癡二弄·山歌』在本身藝術價值外，所提供的學術研究資料，比之『童癡一弄·掛枝兒』更爲豐富多樣。

馮夢龍輯集『二弄』的編輯體例，打破了前人單純按照體裁分類的慣例，而以內容分類爲主兼顧體裁，並輔以必要的說明評註，是具有獨創性的。這種編輯體例較爲科學，可以說是我國民間文學、通俗文學編輯工作上的一個新發展。馮氏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值得珍視的。

『童癡二弄·山歌』收錄的作品，絕大部分是採自民間、市鎮的人們『矢口成言』經過蒐集、記錄、整理下來的東西。馮夢龍在整理的